重峯集 秋

封事

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
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
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
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
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
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烏回反燼徐刃反之餘。而多出於漢
一時之傅附音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
固不可一二追復矣。問孟子與周禮不同。朱子曰。此
難考。畢竟周禮底是。周禮是全書。
經聖人手。必不會差。孟子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
是以諸儒之說紛然而卒不能得其正也。○慶源輔
曰。程子之說。是以救一陋儒泥古之失。且據其所傳而
存之。俟千百世之後。一遇大聖。則必能因其大體而
其節目。推其既往。以爲一時之制。而先代聖王之法
李其有復見矣。○新安倪氏曰。周禮一書。劉歆以爲

ラト
纂聞
多ゞ
旹切

重峯先生集卷之五

封事

丁亥疏

臣𣅊越月齋沐畢瀝危悰北向四拜謹 上言于

主上殿下伏以楚辭有註宋玉悲秋之意欝抑乎三[illegible]

臣飄寄姻鄉竊聞臣師李珥死後時論大變渾[illegible] 霜淳逐而澈迹孤危因感子宋子傷汝愚被黜焚[illegible] 結舌自註楚辭取而讀之歷千古如一月臣乃[illegible] 𢡖焉其中九辨之悲秋悲賢智之失時也招魂[illegible] 愛冀忠臣之返國也是乃楚大夫宋玉閔惜其[illegible] 原忠而放逐故作二賦以述其志固宜後賢之[illegible] 而臣師珥渾遭遇聖明雖免於竄黜憸邪[illegible] 賢奔播之狀無異於蘭尚之忌原侂胄之[illegible] 是二賦未嘗不三復流涕而題一絶句曰[illegible] 夜凄其午就簷陽點楚辭我是東韓一狂[illegible]

此涕漣洏臣之憂道發憤非啻汴京將亡一日矣不是聽人囑陳疏者也
之罪不可不早自條列寧隨祖黍之竄冀復汴
餘干將被涇黃之毒決追陳東於東市幸賴
曲全 微臣 明照三司之請即致熒惑之退舍
宥萬死之身姑許待罪于公庠竊笑宇宙以來慍
一世之羣小者未有甚於賤臣而 天地父母之恩
洪私所庇亦未有過於賤臣者一言不行退走深山
臣所不忍也投章之後以易計月自復臨而泰自泰
而大壯及乾已見六陽之長妄意 天心悔禍卿士
思愆念舊功而悟昨非則奉 聖主不遠復宜在前

冬起善類輔仁政宜趁茲春而蒙蔽益甚極害滋深
魑魅魍魎迭肆幻怪尺霧輕陰儘欺 天日臣竊仰
惟 聖主有堯舜之資而左右少骨鯁之臣靡聖管
管不出於亶巧辭分疏只營身謀蔑聞一言以及
國計朋家作仇而謂之無黨仕路極濁而謂之清朝
民生垂散而謂之少康邊敵久挫而謂之無虞使自
爲勤惕厲之意自懈於燕安之中 望道渴賢之舉
消鎖於十寒之際以致乎 主德孤立而股肱寡聞
四門不闢而耳目無寄叙秩命討或不出於私多士
誠之發徒見予聖之章競烏雌雄誣善之徑非啓切

白横怒滔天群起滿國閱歲窮年未有澄[illegible]

由臣蹶弃憤而作不斂鋒鋩慨人我賢而蠹[illegible]

巷議喧傳而不能明劾其實惡至使讒言盈庭越[illegible]

而越不㝎困我 君父於蘭說尚訴之間而迄不聞

有一肉食之人挺身出氣以陳公是公非之所在者

抑不知 聖主以為朝鮮之社稷安耶危耶八道之

民生休耶戚耶出入承弼之士孰是誠憂吾 君者

乎籌邊幹方之臣孰有誠憂東國者乎臣竊以為憂

國者不如其家憂 君者不如其身判渙之形決於

帷幄而燋爛之禍及於林魚安危二字將不暇言而

存亡之幾已決休戚二字已不暇論而散亂之勢已
成遊觀前古孔孟不用而魯國丘墟程朱見厭而宋
祧不祀臣實不知孰宜 惠澤而淪民肌骨孰渴心
思而明昜偶 王以為維持鞏固數十年居守之計
乎念及于此心崩膽寒臣既以一生伉拙之命付諸
姦鋒之上何忍不為 明主畢陳公是非所在以斷
國論乎臣請就臣所激者而一一縷之間寓萬年昇
平之策仰謝 知顧之恩而退死于溝壑也臣竊聞
天下之事有是有非判於行事得失由其公私多寡
以決所趨之邪正而非容人力強加安排者非曲切

之君有道照之而又有勿貳勿疑之諫故是非邪
不得相掩而皐夔伊傅文武之臣則人莫有非之者
賢者競勸而不賢者以化成王幼冲有管叔流言則
以周公元聖猶有狼跋之嘆而召公太公亦不敢明
言危疑之際人所難處也若非天監有周大雷電以
風而成王不即親迎則周公不過爲東山之一老而
八百之基决不鞏固矣夫以周室人才之盛雖微周
公王業其有不昌者乎盖以寧王所付托生靈所倚
庇在此一人若此一人者去國則新造之業抗搖多
端而召公太公亦不得安其迹故成王旣迎周公則

宅洛之後亦不許公明農而公亦勉留君奭使其既相成王嗣守文武丕基又相康王不使冒貢于非幾此成王之用賢所以匹休於前文人而能致刑措之治者也魯定公為季桓子所誤受女樂而怠於政事則孔子遂行而魯以寖微桓子晩雖有悔命其子必召孔子而勢成專擅雖聖人與居亦無奈何而况只用冉求則子貢之奉使僅免諸侯之一擊而哀公之奔宋死越吁亦可哀矣自是之後繆公知尊子思而不能用魯之削也日甚平公欲見孟子而惑於臧倉之言無救再世之滅使周公典籍輸于荊楚之負愳切

之季氏臧倉為忠於魯君者乎嗚呼不信仁賢則
之空虛必矣而世之人主惑於利口以賢為不肖則
李固杜喬死于漢獄以不肖為賢則盧杞元載倚仗
為忠親小人遠賢臣不惟後漢之傾頹而滔滔歷代
莫之省悟自棄甫輔甘蹈覆轍餘不足深責矣宋之
神宗非不欲有為而惑於安石則程伯子之論王道
視若迂遠孝宗有意恢復而受制於思退之黨則朱
子之封章不以為藥石兩君英明者猶不知急親賢
之為務則哲徽光寧之朝其何可以望治乎蘇轍以
不肯靖三字沮抑程叔子之進則儒者進退之論王

庶幾改之而董敦逸有怨望輕躁之語則紹聖涪州之行因以不察范致虛又有邪詖惑亂之謗則崇寧追毁文字自絶天地之紀趙雄指道學為邪氣則十事之疏將上而不達王淮陰妻邪謀則曲庇仲友毁謗朱子而自媚於倪冑鄉人喻利之害天下無邦及乎趙汝愚被逐宗社岌岌萬言危疏極言姦邪誤國之狀苦被子弟諸生交謁更諫並昜焚藁自註楚辭謹於語默之機而明哲保身則有之矣厥後陰邪盤據壅蔽禍成天怒而主不悟民散而上不察召敵讐不怠至于勢窮事極則眞德秀衍義之進精忠懇切

而如水沃石旋被史黨之逐自此之後但有三學生危言而憤然不辨則劉耐叛之而捲堂之文作矣文天祥一言似道要君之罪而勤令致仕則國事既去拜相何益若使程朱得志而真儒繼用則宋德之興當與三代比隆矣徽欽豈有北狩之理乎帝舟豈有航海之厄乎當此之時章蔡史賈之徒盖自以為吾非小人而排黜君子迨無虗日使於君側無敢有一言非已者然後快於其心而賣國與人之秋擢髮而難數其惡則世之中主具臣宜可鑑矣恬於苟安喜其逢迎辨之不早馴至難圖常使後之視今猶今之

視昔也可勝痛哉臣非以臣疏所賢者即以為真周孔程朱而其行事終始非以為盡善盡美也猶知愛君憂國而不愛其身者周公之徒也其欲踐履先儒之訓而能言距楊墨者孔孟程朱之徒也當其板蕩之秋群小得志衆賢為魚肉時有一言則赤族之禍立至惟鄭光弼柳雲獨救己卯之人惟權撥白仁傑獨救乙巳之人而嶺海投荒積慼掀天目見 先王之寵弟愛子無罪被刑而人不敢容喙則權姦當國慘毒如何而李鐸能聽朴淳之言不愛其死擊逐當道豺狼當此之時山海為人則惶惑股慄不敢秉筆

若使李鐸又如山海懦惘則淳之說不可獨行而朝鮮一方岌岌乎殆哉　先王睿斷何地可施乎據其迹而論其心則雖塗人走卒昭知朴淳之不為身謀不為家計而乃云欲托于戚里並其一生求賢偶　先王之忠務欲埋掩而身據其右並其一隊赤心奉公之人務欲醜詆而手掩萬目謂淳專政則兄㴱不過與一郡表弟高德符號為廉勤而不過為監務謂淳植黨則其所薦進者尚氣槩有廉耻居于東西南北者而非如今兄弟姻婭並顯者也何圖　聖明臨照公議久伸而士夫橫論終不出於應㴱見識耶應

洄必以其父為無殄兄之意而臣則不信也臣聞麟壽之賢東國之寶其死之日知與不知無不嘆傷而麒壽獨不廢仕進政院同僚怪而問之答曰旣為國賊則當絶於屬籍何服之有後為麟壽作其墓誌則極於贊揚要不得罪於公論所謂平生姦偽死見眞性者也愼宗孝有沃畓連縢處而子為武官則誅以失官而奪之尹任之妻為厥　賜牌奴婢而且使親納紡績平生殖貨積布無量則受功臣賜第而賣積其直云者詐也非廉也如無利己之心則全存厥家以待百年公論之定可也何必汲汲賣之而積其直

以為異日沽名之計乎惟其姦贓現著人所不齒故朴淳白仁傑金繼輝李珥方主清論之日麒壽為冢宰而不敢供職而世積其忿厥子尤惡最以清議為仇讐外與葑瞻連姻敢為誣珥之疏並及於淳溉仁傑繼輝之徒而每每追陷溉泂葑瞻果是憂國者則何忍並取 兩朝骨鯁之臣而一謀排逐乎雖然此時朝列中善善惡惡之心未全泯滅故洪可臣謂金瞻曰汝以汝妻兄應溉所為為是乎謂李珥為君子而未仁者則可謂之小人則不可金悌甲猶以河洛之疏為是而牽於成洛朴謹元並被 重譴豈至如今

一入言路侍從者咸以文過餙非為務略無佑善之念者乎盖以潑洁初遊成李之門折節下人人多稱譽驟得善名成李亦以為可與為善及乎義謙之見憎於孝元而其徒衆攻謂與義謙同事者朴淳故潑輩陰主孝元務欲傾沈以逐朴而仁弘宇顒不知陷於其術渾之與珥則必以為義謙雖有病痛迹其平生所為盡布心膂於 王事而不自封植不可以外議之騰而輕逐狐偃之忠潑與金鄭疑渾右沈而不知其國人之公言也當初角立之際潑謂鄭澈曰公何以不絶義謙乎澈曰義謙之事親愛人多有可觀

處豈至如汝叔尹毅中殺兄之子而奪宗於己子乎
此澈之峭直所以重見忤於李尹之門而並其親友
排擊之筭無餘力者也澈之清強最號善察於衆好
衆惡若有一段私心者則雖在素交若將浼焉弘中
之子果為辛應時妻父噞於弘中而蔑論致死則應
時之心不正甚矣澈也其肯與之為友乎毅中以應
時為死而無言而甘自矯誣已云不可至謂李珥聞
熱如市重以厚誣 天聰則一舉而有三失行年七
十而不知同朝士大夫心事氷炭是則毅中之闇也
李珥節行感格神明毅中素履迄無人記者其以不

肖而誠好善人必無之理也兼與貴榮謹元作為死黨內挾子姪外憑公言一生謀議惟以逐閑善類為事謹元至於壅蔽河洛之蹤貴榮則謂不知珥行如何誣　上行私肝肺畢露而毅中又欲紹述二人之非是則毅中之姦也珥為郎僚之日縉紳之間猶有相顧者及乎秉鈞欲以隻手排一國狂瀾門墻之人且有射羿之計公卿車轍況及其門乎其製趙光祖墓誌銘中所謂刻羽絕和者真箇躬親履險異世相符者故有感而發未聞有請托之一行而謂之門庭鬧熱有若不屑於相顧者是則毅中之罔也臣嘗語

于潑洁曰汝之舅氏所行不是處汝何以不諫耶瀸曰汝見吾舅有何大過而惡之如是耶臣詰之曰為臺官則不聞激濁而揚清為監司則一不問獘除瘼而徒信中房之言以黜清謹之吏如此而謂之賢可乎瀸曰滔滔者舉世皆然何獨於我叔而怪之乎臣知瀸洁之不能為脫脫也其論李珥之過則以末梢用人之非為言蓋指其思孟高敬命之徒而為言矣思孟好善之心視毅中不啻九牛毛相去敬命華國之手較許篈不可同年而語則謂與義謙結姻而必逐思孟謂與李㮨相識而必逐敬命都是偏辭也劉

禹錫非不與伾文相厚而褒度薦為禮部尚書孫元規滕子京非懋有實德之人也范仲淹亦曾收錄自古任國政者不必盡用終始無過者明矣若非朋姦黨惡陷善而誤國者則一才一藝在所不棄或求同氣而作徼利益者或偶從遊而非終不悟者則古之人皆在所用況今人才衰乏之秋必令捨此而為政者莫非一邊猜鬪之心所使也古之大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人君得乎丘民之心視臣若股肱耳目而上下能相親李珥一生疏論無不切扵時務而其所纂進聖學輯要精忠惓惓宜

求之大學衍義之後而澈與汝立公言排之未審此二人一生所陳何等格言而刳肝瀝血之書經綸敍粟之文且謂不可其能獻可弼違而為 上為德者乎及論鄭澈二道均役之舉而民多賴之者則澈也乃以吏不奉行於其後為澈之過是則貪官污吏之嫌無入已之物者百謀去籍之罪而澈則反以為澈之疵澈為監司決不以祛弊除瘼為一大務也明矣其能公好公惡而為下為民者乎澈之所親者謹元故以謹元為少過之人詰之所善者許篈故以假手害珥為無妨澈曰金瞻有何大過而汝深非之乎臣

答之曰瞻之孽妹夫柳瀛至於虐民敗官而不欲使
道主論罰瞻之竹馬友李瑄至於奪人田火人家又
欲火衙害倅而不敢使縣吏執法則瞻之行胸甚於
唐仲友瞻為刺史曷法蘇章乎以此臣嘗詰可臣澂
洁曰汝輩以逐瞻于外為李珥之過矣自古以來安
有徇私蔑公底君子乎此輩以為是乃輕輕底細過
耳乃若當代特立之士或有戮力排姦而力進善類
者或有謹禮明政而倫厚倫輩者或有窮經致用而
進退以道者或有信厚朴直而不撓乎群小者或有
嗣述世風而有骨氣彊項者假令不免有少過而長

處昭著於民瞻是乃匡扶　初政倚仗晚節之人而吹毛覔疵一謀擊駁必使　經席無敢言之風宰列徇依阿之習甚至列邑賄賂輻輳權要之門則雖兵民愁怨干天而動地者指為能吏而年除歲遷之不已嶺湖輸運銷沒于謫臣之廬則遷氓居卒暴骨相望而　兩遣御史一無問奏之詳至有言路貪贓之簡現入于永同盜案鈞軸債帥之價遍剝於嶺塞寒卒是皆淳澈珥渾之徒素所慨嘆者故並其知名者一切論逐惟其陰厚權勢者則雖黨　國之賊而人不敢指公道掃蕩私欲橫流甚至邊帥有志者宜選

荆楚之奇材為裨將而當路所囑非市井子弟則鄉曲
駑劣者故罕有操弓而遇小賊必敗以致南賊之恣
横守令奉職者宜有岑晊范滂之亞為鄉司京在所
所按非勢家族黨則納其田奴者故無術頓綱而致
衆務俱弛卒使蝨賊之雲興荒田之稅一用中下而
繡衣所覈徒　朝紳之不知面名者則漢水之濱彈
論已定之而　祖宗便民之法不及於殘户刑訟之決
一惟勢利而法官所擬惟視厥族冷熱則鄉閭之間
爭奪相尋而　宵旰如傷之澤不究於善良百司庶
府姦胥蝟起則杼柚之空一歸周道刀蹬阻當之費

尾閭于私門者十不啻六七而内外有司不復為整理之計小官大僚厭聞成性則軍民之瘼視若越瘠危言切諫之所以仰達於　冕旒者不敢自達于邑將方伯而鬱抑幽寃萬無疏洩之路人怨於下者固有紀極而天怒於上者月不止一再危亡之禍迫在朝夕數年間由一私字元元鼓憫敗　殿下國事者將至如何而學士臺官釋此不論入而議于家者惟攻吾私之是懼出而議于朝者惟附吾黨之為賢方正倒置忠邪易位　天日之明獨運於上而陰沴之氣務欲掩蔽盖自珥死淳逐之後天光夜晦星辰不

朗者今已四年矣豈獨太白白虹地震霾雹之多於
往歲而已哉嗚呼變不虛生必有所召衛鞅八年彗
見西方似道秉國星孛彗出戊午殺戮大風雨晝晦
己卯之禍淫虹繞日天厭小人震怒如響而巧舌之
人反謂正類所召忍以矯誣 上天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也臣屢經亡國之墟慶闕頹墓俱可寒心思之
至深庶祈天永 朝鮮之命細考其源遡觀前古創
業之初深惟櫛沐之苦灼知人才之難故大臣有言
見用政事有體統繼體之君或不知股肱之為重受
表若仇讐則相府無權事歸臺閣或移外戚則大臣

慮禍不敢有言而外服之臣不得已言之及乎讒言盛行外言受害則朝無讜論草野言之及夫草野之人亦被憸邪之毒則邦國隨而殄瘁餘不暇遠引矣史嵩之執宋之政不省父病及乎有喪乃欲起復而遲留不發執政侍從嵩之之肘腋羽翼而臺諫給舍嵩之之腹心爪牙故不敢言非而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等率國子生言之三學生翁日善等繼起言之理宗惟庸不報而武學生劉耐獨叛四學請逐諸生時相諷京尹逐士削籍至於捲堂有文而宋之社稷忽焉不守臣竊以為柳拱辰任鐸等館學之疏黃愷

伯之公言也而李弘老等爲與許筠素厚故敢進劉
耐之疏拱辰入玉堂則黜爲評事任鐸爲童蒙敎官
則成龍顯示陰怒即使杜門厥後公議猶或不泯明
知汝立潑浩及道敷　明之罪則安劭申應榘俞大
達尹耆獻等將以乙酉之歲率勵七十同志　上章
言之柳塤馳書于俞泓禁厥子盧植在戶曹手書以
戒尹自新以後禍以故大達耆獻不敢出於儒列裴
三益又欲刑訊安劭而申應榘製疏不出七十諸生
空會而罷此輩方被　聖主之寵眷而務閉　聖主
之四門壅遏河洛之疏豈啻謹元而已哉而三益刑

劭之計則李斯焚坑之漸也其心艱險何如厥面而
盧植至以方按西獄之時仰誣 聖主汝立之枉道
扶餘要見仁元以畢戕賢之論故臣疏則鄙潑黨鄭
因慨汝立要害君子而獨無枉馹之駁吳健乃心
王室而曾被迂道之劾而李潑仰訴于 明主則讒
以指已臣實不知潑見朝報不精者則與汝立為同
謀害善者也因此分疏以援汝立則誣上行私自是
小人之態矣諫院諸人必見臣疏之本而黨於李潑
並肆欺誣謂潑為忠臣則潑非忠臣也明矣其距蒿
之也幾何而汲汲請仕者徒以善騁詐謾之辭以杜

蓋臣之再入而掩蓋其文過作非之迹也嗚呼卿大夫出言自是而士庶人莫敢矯非子思之所嘆不圖身親見之臣未審 殿下之國事將如何哉由今之事而揆 初之政則剛斷優游逈然不同金鎧之斥何嘗有一言自明乎而今日臣僚專昧廉恥彊分疏甚或有剛惡之浮於鎧者柔惡之爲鎧所賤者無不飾辭自賢明人一失而護已大惡臣竊仰思 踐祚之始方欲有爲而激以臺官明言鎧過故 恐害予治直斥而不疑今日回護者適會 銳意之懈逢迎有素顔情稔熟而言其惡者草野孤臣故彼亦仰有

所恃俯不恤人言矣雖然臣之所言非臣私言也質之千古直臣而國人之所欲言也故慶安令瑤先事明言河洛申璞臨機早辨徐益邊士禎之徒次第言之非獨海西門徒而已應生朴濟儉曰有意詆毁而瑤托肺腑則實是 殿下之劉向也豈忍吾家耄遜于荒野而坐見顚隮乎嗚呼朴彭年曾山之忠臣也尚留姜希顔願作後用而讖浩之輩必取一時清流一網打盡末有洪仁憲力言具鳳齡洪聖民之非附於義謙而取顯則並其族仁傑而黜之於外偏黨之害已空一國而山海畏其氣焰喪祖父餘風忘昔日從遊

惟惕惶惑終始患失應南惟讓以為邪則輸忠竭誠之人不計親疎而斥之惟恐其不遠應南惟讓以為賢則畔道悖德之人不論新舊而進之惟恐其不速論　君德則莫切於　經幄論思而自重有耻之渾不欲更擧姓名特進參貢惟恐可言之士一與其席綸音善端之發日且無窮推此充廣則仁不可勝用而未聞山海之一言將頃語國本則本支百世莫要於好學樂善而至誠孝友之洛一廢講磬而不論其他可教之人悉出遯方而無忌着善之地則托以師儒之選一用附己之人專尚詞章之業一廢名教之

規而倚席不講者至于四歲空館蒙養之人則厭有
異同之議至使宿儒遠走過為門地之評乃使浮薄
人導之而挾書無歸者至于髦俊失業論道術則風
頹俗降名教分裂名尊李滉而實排眞儒之列名排
莊老而實有陸學流弊以至志於富貴者彌城滿國
認欲為道以利為義歟　君背師恬不為愧綱常大
變視若適然尊　君親上之義一未有迪　上而厮
下者天寶百僚奉賊稱臣之徒適愼養成於此日而
伏節死義之士不聞有奬前徵後之舉論國步則百
萬億蒼生盡載漏舩之上如有副手梢工則雖其仇

惣胡越期與協力共濟可也而一聞可臣瀐洁邪論永棄焦思之澈一箇閔純亦欲黜外論邊患則天威人力俱有累外之危不啻爪牙之乏而實無腹心之倚必如淳珥之明燭整冠以待邊報然後倉卒應變庶可措畫而崇酒冒色喪性者滔滔沉幾壯猷未見有此然可恃者而楊士竒已死徐益又亡允可以有謀有為可當一面者無不凋零是不啻趙雲陽群之喪而已而不肯為公慮豫簡以備陰雨之謀論軍食則內而太倉罄於濫費外而列邑困於發散今有師行勢須破費元穀而民食尤縮邊關一摧則都外無

城戮力維持之計不可以無敵而少忽也必須謹候度遵 王法 宗廟先聖之祀一用三代之制而節其浮費以為背城一戰之計可也屯田實邊最是寬民力之大者而李珥之死並廢三策而不行論控禦則古人制敵者不但用干戈以耀威武或示誠信以服其心如漢文帝之卑辭尉佗以靜南越宋人之具粟百萬以啗元昊者皆是思妙筭於廊廟之上折人兵於萬里之外者也今制南倭亦有其道而未聞廟堂議及於此則文治之效何日可見乎論命令則君有君命將有將令君命不審則所及者烈如猛火玉

石俱焚而民不得其所將令不一則聽之者莫適所從緩急失宜而國隨以杌棿在 先王朝命令之發極於謹嚴而今之命令極有不審不一之病非小憂也而未聞訏謨之未及於鍾離者論荒政則畿民飢饉無異於海西嶺湖諸邑無地少饒又經師行勞竭已極嗣歲三農之望又無少稔之期民命可哀者未有甚於此時梁王之肥肉肥馬乃所以致餓莩之本則減馬斲米肉之食以賑業貧民當如漢朝及 國初供上可也而止以移粟謂可以遍活而不汲汲為損上益下之計鄉閭或有富家積粟立視人飢死而

不散朱子救荒之政援影職勸分乃是大計前既有
命而今又不奉行於窮鄉論民情則酷民年滋而橫
徭歲廣水陸軍身役已悶難支而流亡一族之徵又
兼價布與逋租終歲勤動不足以養父母育妻子肹
肹䏚䏚者相與襁負載路壯者咸集爲盜縣官月殺
而不止葛榮黃巢豈可謂不作乎內憂外患直可謂
涉海無津而顧瞻八道一未見晉陽薛城之可恃者
孰爲孟嘗燒券而親公乎孰爲襄子沉竈而不叛乎
必須捐不急之務簡自奉之物杜絕滲漏實降膏澤
如李後白鄭澈之夙夜乎民事者然後或可責以親

上死長幸爲數十年支保之計忌淳媢渾諼攻義讒百端搆陷並棄善類明白昔日之愛民憂國者不使並列于均役之官則況能置諸言事之列乎是以允可以格　君心而正官邪者一切退遯于荒野至於布衣有公論者緘口結舌或不欲厠迹于儒行則士傳民語者曷有其日乎下情壅欝而天不降灾者未之有也災害並至而國之不亡者未之有也　而上不畏天戒中不畏　明主下不恤人言務進嫉善之人永閉來善之途山海之徒以潑沽爲有風力可制淳瀫汲汲用之而不自知非嗚呼賈似道當國忌臺

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縣官毛舉細故應故事而已試觀此輩作奏殿下國事何異於似道之所為而廟堂大臣不肯明言方且協心以保祿守慎乙巳餘人也初非不欲保其晩節者也惑於成龍之議變其中年見識而徘徊待盡惟吉先弼之孫也初豈欲自沬於前徽者乎惕於成洛之駁陽為兩可之論而陰主子黨天文示警而不陳側修之實人道乖亂而一無頓綱之擧當此危急之秋淳忠塽邪之狀不可謂在家不知而同心引重力援姦黨仍病仍起惟固權寵曾是以為大臣

乎嗚呼 人主之意一有所左右則觀望趨附者靡然若風前之草寧見挫折而挺然爲松栢者幾何人哉是故季世藎臣多死于野助成王德顯者千古蔑聞豈不重可嘆惜乎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於退不肖殺有罪必使皆察國人之言親見其不肖有罪然後退之殺之是乃古今帝王藥石之言也第無明善之功大其宇量則 聽言之際誠僞難辨詢事之日讒說或集君臣之道鮮保其終始惟 聖主盡大學格致工夫思九經尊賢之義磨

與至明之鑑不使為塵垢所汚持此至平之衡不使為錙銖所傾公　之所是者而斥去求媚取寵之徒深惟股肱之重則必使　之導宣耳目於八道則必使正直者主之洞開宋圭重門側修宣王實行期使中外幽隱畢達而鰥寡無盖則民心胥悅至治馨香天保定爾亦孔之固矣嗚呼漢武帝晩悟千秋之言扶傾於積敗之辰弘治皇帝中悟丘濬之言保治於將亂之日元憲宗庚狄之君也而凢有詔令必親為之政始歸一以革羣臣專擅之獘以　殿下睿聖之資明天人交感之道穆然深思淵然遠識政

教號令之發大為國人所敬服者今已二十一年也只為過於謙冲甘自退托久信臺閣之為公論而臺閣之人實無學識力量之跂及於琱渾者徒以偏狹之見妄起數年爭端邊虞民苦一置度外反覆回護惟事植黨其甚者則反側欺負之人而謂之山野朴愚薄行躁進之人而謂之信厚長者指姦為忠指賢為邪必使 聖明舉措大不見服於丘民之心朝綱兵律一敗而不收春秋𨓏成行義修著之 主而務欲掩蔽之如是則百世之間設有幼冲之主而效此輩行胸當何所不至乎嗚呼權不可下移漸不可使

長堂堂大朝豈無一相可求一卿可任一士可擢者而必使墺潑山海惟讓克禮之徒擅弄權綱濁亂刑政至於此極乎嗚呼政府非養病之坊臺閣非畜姦之地　先王付托之重不可由此葦蘧忽也乞我聖主昭察輿情廓揮乾斷卽令老耄玩愒者致仕朋姦誤事者遠黜使氷山自消三窟失據　收召初服勵翼之人擧　先王晩年之綱躬修恭儉之德旁招愛物之士上下勤　悠久不懈而國猶不治則臣請闔門就死以謝姦黨也臣於山海師其叔而尊其父嘗及之函之存而躬訪于其家者爲其幸得之函餘

風而能焚閱道之香也為其與珥澈素厚而終知君
實之心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而士民失所者如彼
其衆不可懷一黨之私而忘大邦之辱故深惜其家
聲友義著前後兩人也潑洁則謂其信珥與渾數年
往來並受籠絡者多矣惟其交游之久故知其私邪
之最深而至於忘親畔道者未有忠君而憂國者故
再三獻疏陳其不可長之漸以聽　聖主之所裁處
而顧乞不肖之身避仇窮山之中耕耘奉母之暇時
展三餘之學俯仰諷誦之餘幸得自變狂猾之性因
與草木同腐則感荷　明主之恩者終始無量豈不可

無言以自贖故疏中歷舉聖帝明王知人安民之術
冀補大平萬世之策而未敢自磬其說惟願　聖主
之深思孔子對齊景之言以樹國本又思孟子對齊
梁之篇以制民產追記李滉封章使其六條所論爲
比日蓍龜兼察李珥終疏使其孤忠遠識表白于上
類則其說或用而不害爲堯明不改父臣與父政而
有光于孟莊之孝矣嗚呼天行至健故化育流行於
穆不已雨露之恩霜雪之威四時循環而春之生意
一未有停息之頃萬物因以生成　聖主體天之誠
融貫終始純亦不已然後緝熙如文王仁敬孝慈信

之道儀刑於八方之民琢磨如衛武盛德至善終賴於八方之人矣今乃邊境有事之時則欽兢祗畏將惧一將之不擇而居閫有患而朝著積薪之火將至於突鈌棟焚事有大於邊警而曲突徙薪之議時或有不察海內饑饉之日則憂勤含恤惟惧一守之不善而赤子受害而中外奢靡之害將至於根蹷本拔憂有急於天灾而制節謹度之言間黜而不省當威而不威當損而不損傷天德以傷民命傷民命以傷國本臣未審 殿下之誠意間斷者何事乎衆楚之咻雖知其不變而十日寒之則未有能生之物臣不

勝畎畝之憂臣聞書以維持此心而 王所畀尊非
薛居州則啓沃之際想無怡然渙然底佳境矣居安
資深烏可望乎懈意必生間斷者在此臣愚昧死敢
請 命下大學衍義一件于成渾之家使於閑中依
李滉點朱書之撲凡其要言急務所關處一一標點
而進之則萬機之暇温舊便簡應事精純操約而施
必博鑑古而慮益遠叙秩命討一出於中和至誠之
發則貽謀燕翼之規不比尋常講論之助而已區區中
萬物將無一不得其所故去職之日越分而瀆陳之
惟 聖明之裁幸焉抑臣之不可不去者有五事奉

職之初思惟此地不無前代之忠君而憂國者如李穡之黽勉危朝李存吾之叱退辛旽李穆之請誅尹彛脅者百載之下凜凜有餘光臣僭不自料欲以是三人風節激礪後進萬一顚沛之秋庶幾有奮忠秉義者出力匡扶而臣之學術初由擧業實無踐言顧行之功挾書者了無觀感之地又急於科擧之誘繞展小學近思則叛去者無數臣心愧恥至此已極廣文之徒又或有劣於愚臣十莫將枯或不敎一卷書者一一告遞而繼來者又不出此窠臼徒煩哺啜萬無振拔之勢惟得宋翼弼來爲屬院山長則博聞精

識百倍於臣激作後生又不啻數四向善者而已一
振湖學庶幾賴之而流聞時議大以臣為非李之函
清白千古無匹而亦不得一命於銓曹翼弼之請又
係分外狂圖迄不聞一議於禮曹臼李忠言俱不用
郤欽未信而驟諫京外同謂實無顏面可對青衿憤
師友受誣三歲積鬱之懷幸有陳達之路納了許多
辭說買了許多仇怨深思古人辭職之義實有所靡
安者況台鼎之列端揆之位莫不由臣而曠官浹歲
么麼一廣文枯死無妨而 朝廷大務不可以久闕
調燮矣矧自李瀣之進言路諸人莫不改頭換面從

枉而害直氣勢駸駸將有大可憂者不出於臣前日
所料不啻權信百源之黨於李棌而已臣慎由此輩
而死血汚　聖庭因誦捲堂之文以辭先聖而退為
閉口結舌之計臣伏願　聖主刋去臣名于仕籍俾
姦黨絕疑於進言也倘憐愚臣稍解訓詁不可遽棄
則沃川亦有書院請依李珥之跡假臣山長之號則
非曰能之時與蒙士耕餘校字而顧養病毋則庶幾
公私無損而符　聖德於無窮矣　王事多艱實由
人亡憂之之深又費數萬支辭者要見忠邪之分明
若觀火揆臣之分極於僭妄而言臣之情可謂於悒

矣伏惟 聖主之垂仁傾採焉疎遠之臣自此長辭
瞻天望 聖不勝危懼悽黯之至謹奉疏昧死以
聞
臣伏見朱子封章之際或用貼黃撮其疏中要語要
使時君易於省察事干機密者則用黃袱包匭以防
宣露臣則難備二事謹於疏表貼紙具陳伏乞 睿
鑑臣伏悼時論大變盡言者必斥公議久鬱愛君之
無人謹具三疏擬進于中夏而監司謂臣位卑而言
高慮有斯道無窮之禍而無益於 國家勸臣止之
臣亦自惧而屛藏擬爲緘口待盡之計道間適見邸

報五月二十三日 下書求言極其勤懇俯讀仰思
感激之深因思中孚九二之爻辭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孔子繫之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况其通者乎 君有大哉之問而臣不能悉
意以對則於人有愧劉蕡於禽有愧鶴子中寢既發
之言自沮卷菉之計臣所不忍也置禍福於度外而
冒昧封進越計 聖主近日之政饑饉之民非不勤
恤也封疆之守非不周完也而天之震怒寔月斯生
雖有寧息之期久旱如焚而水田闕種大風急雨而
黍粟還萎夏雪漫山所未聞於前史松枯地陷亦甚

駭於往牒者則必以幽隱寔繁而総格穹蒼也必以
倿幸鴟張而言路壅塞也所謂大命近止者恐在斯
今 聖主側身修行之所當先務者斥倿幸以進忠
直開言路以達幽隱則恭儉之德庶有及民之澤而
馨聞在上矣所謂倿幸之張幽隱之繁者臣已畢達
於三疏之中臣身之危吁亦悕矣豈意 聖明之世
而請召惇卞還朝我折足之鼎明覆公餗而臺臣侍
從皆其腹心羽翼故迄無一言以斥之者臣竊痛焉
今不亟召淳澈渾純置之左右而聖民山南海壽之
徒一聽規避則臣切惧 殿下之大事已去而不復

能收拾也楊珧有言曰請以臣疏藏之宗廟臣疏雖拙憂 國之誠則視楊珧自謂無異伏惟 聖主之深察焉 丁亥六月十八日臣憲昧死再拜此則初却而更進之帖也

臣伏惟人臣進言之規非一而獻忠則同言責之臣懷章袖彈乃其常也而宗社安危繫于呼吸者則或折殿檻或引帝裾或有痛哭于庭者時不得不然也乃若草莽之臣而邈居江湖千里之外則北辰雖可夜望而五雲難以歲覲也耕食鑿飲則宜不知帝力之何有於我而歲饑民窮則慮邦本之不固師行糧

食則閔藩翰之失守風頹俗惡則痛彝倫之攸斁災
興變作則懼天怒之未已其所以為苦思深憂者自
有難忘於一飯之頃者刳肝為紙紙有限而言不窮
瀝血書辞血有涯而誠難盡若思出位之戒而括囊
齰舌則已矣其於　明君訪落之秋欲陳萬物之不
平者則其言宜多而不必簡要故古人封章之際有
或略擧數事囊封疾置者有或條陳而不足以盡懷
則內以細註旁通物情外有貼黃特達領要一生藴
積之懷遠寄於一封誠出於不得已也臣今無狀待
罪提督師友被誣之故妄達于前秋幸蒙　聖主曲

加優容不即誅斥而當路治臣不遺餘力居停主人並被舍臣之責李山甫之知臣朝野所知須一番存問而誘以囑臣封章不使厠迹近侍朴麟迹為與成渾李珥素厚繞話數夕而毀其勸臣一再疏因以劾嚴水判將使都城之人聞臣之至則閉關而不納萬無容足之地不待趙高而壅蔽之禍舂成餘怒赫赫中外恟恟漫瀾殊廣道路以目臣之獻言之路只有因監司轉啓之規臣亦豈不知緘口色舉不必觸人忤諱哉誠以　聖主不可負也師友不可棄也天怒不可忽也民窮不可恝也邊患不可忘也故更陳萬言危

疏因古人貼黃之規謹付別章于疏表而監司謂非
近日格例使臣去之而臣則固爭往復再三之際日
月易逝時事屢變繕寫之初桐華方發遲迴之際梧
葉乍飄宋玉悲秋之感實切於中却惧鶗鴂先鳴而
百草不芳更陳曲折于一紙冀紓　聖鑑愚下之臣
妄效古人陳章是臣執滯之罪也實非監司之過也
惟　聖主恢張言路不拘近格則下情不患不達而
民怨少紓天怒少弭矣抑臣於此重有所感焉漢人
指京房為得我道亡身宋人指石介為怪鬼敗事者
為其不謹語默之機以觸小人之怒也自今觀之房

之言莫忠於漢介之詩分别甚精所患者二君之優游不断反致賢者遭禍耳臣伏願 聖主之早卞而夬決勿似二君之優游不断勿使時人加臣以亡身怪鬼之誚幸甚幸甚 七月十八日臣憲眛死再拜

此則再却而三進之帖也

臣憲眛死更言匹夫而陳宗社大計草野而戰朝廷是非人皆以爲齟齬可笑前後宋之亡章蔡史賈之徒尤覺齟齬無顔覆轍昭昭而人尚或不解漆室嫠婦猶知魯國之憂則大計不可以匹夫而慢之也石工安民不忍刻姦黨之碑則是非不可以草野而忽

之也況臣之職待罪提督則提一方敎化之責而邪
論久沸師友道喪憫士習之日訛痛 王綱之墜紊
孤懷耿耿未有以自伸一疏再疏冐陳支繁之說而
人多遂非不能復初一歲朝論悉不由公道則臣之
三疏不可不作故直指姦宄之囊橐以明窟穴之所
伏人之聞者竦身呿舌咸謂臣之生死決在今日臣
固欲卷而藏之伏計疏中涉於 聖躬文字不啻數
百而一一要加 體念焉投之江中臣所不忍也投
之烈焰又所不忍也藏之於家則環堵難容須至達
于 楓宸藏之 宗廟然後天地定位氷炭得所萬

物亨昌而邦基永固矣臣所以遲留難决來祀先聖
務要必達而後去者也今夫　聖主之用淳政如宋
朝之必用張浚浚雖有病痛而許國之心白首不渝
無浚則宋朝不可以自立也故浚起則王十朋陳良
翰之徒次第收召而万俟卨湯思退自懼屛黜主張
檜議百謀却浚檜賊雖被天誅餘孽致宋不竟　聖
主亦必慨嘆於宋史矣淳之相業雖可謂不弘而忘
身憂國之誠臣知其炳明於天日愛善好義之志臣
保其顚沛而不護要其終始不貳之操殊非守愼惟
吉之徒所可跂及也故力薦匪人要以沮淳之進万

湯心術已露而難掩嗚呼曾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臣故以爲脩純渾澈不在 王之左右則淳之迹恐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也淳不在位則脩純渾澈又無可進之日矣社稷之臣何可易得乎山海設心初欲以清愼長厚自守非不謂茲數人之賢而惑於新進浮薄使其姦藏現著迭據清要老成儒雅之徒一一排斥貪酷冒法陷刑者滋繁王安石自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致羣姦肆虐毒流四海

山海文行未能高於安石而引用之人恣行胸臆之
狀將有甚於惇卞者墺植克禮贍潑溉洞養中之姦
臣已畢達於疏中而猶有餘說彥信之無識而聽命
於起莘則俾長於烏府克智之阿世而謂起莘為君
子則超陞于宰列至於惟讓之啓罷閔定命為其志
不忘乎善人也言慎之劾縣宋廷筍為其一餞義謙
也承勳之構陷閔濬為其護恤珥家也茲三倖者舉
無邪心或多去後之思而乘機推穽惟恐不深必使
如惟精者肆虐于海州剷去李珥題詠懸板侵毒為
珥上疏者然後快於其心必使如宋賀之為珥所棄

者俾治宋獄骫法枉典決使其百口飄亡然後快於
其意嗚呼珥之平生惟以憂國憂民為志何負於此
輩而今之朝野是珥者無老無少無不中禍非珥者
無愚無不肖無不超揚以至百官居洛者鮮不用丘
史勇直以營渠渠之屋汝淳仁元之剥官構第久有
洶議而黨於應南則人不敢言朴麟迹素有幹事之
才踈渠引漕現有功勞而為珥所薦則必以營一室
羅之李魯之盜奸宗白之妻至欲謀殺宗白是乃鄭
士偉之所嘆而為成龍所薦則久汙　光陵齋室而
人不為怪嗚呼鼎鐺有耳豈謂臺諫而無耳乎惟其

心有所偏係故好惡舉錯一徇私情寧負 君父而不敢負彼類威稜勢焰不期而赫赫忠臣義士仰屋竊嘆而未敢開口以至多脅而同詔天怒之未已臣竊惧 信用山海之禍將甚於宋用安石也嗚呼十司馬(任文之黨)煽亂而韋皋論之滿朝是和而張浚趙鼎胡安國非之若謂匹夫之論而終欲勦絕則 君臣大義決無扶持之理人亡之日其國與俱殷鑑不遠青史昭昭臣疏之上丁寧有殺臣之議而終非 國家之利故臨溝壑而悉言之惟 聖主之深省焉人或謂臣曰論時告君之言先其大者而簡要精切可

也豈有支辭格天之理乎噫自新進邪議之亂政而
王綱國紀之淪散者譬如蚕絲之交亂牛毛之難計
欲使愚臣之學進言簡然后出以救世則竊恐海内
大亂而無復有着手處倘使宋朝之人論此時弊則
必須車載駝運然后備陳曲折而不徒以簡默爲貴
矣惟 聖主學問高明觸事豁然乞加 洞察而豫
防焉臣不勝惕息俟罪取 進止 八月初九日臣
愚頓首四拜 此三却而四進之帖也
臣愚北向四拜稽首又言臣之出位抗言自知犯分
而自危邦言之朝無讜論野絶危言者其有全安之

世子臣之所望於 聖主者不過欲黜退十餘貪佞

終以籲賢活民而已非欲借尚方之劒斬張禹之頭

而竊位徇利之徒聞臣有䟽妄起邪說互相恐動内

令侍從詭經誣 聖至以鄭琢善易稱于都中易乾卦文言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自古以來下情畢達則為天地相應而萬物化成直言不聞則為天地閉塞而萬物不暢臣之前後䟽只願幽隱畢達聖澤下究而琢乃反易之言誣臣陳䟽之故而百僚畏議棄職不務云其與聖賢垂訓一何相遠哉謂琢學易者真是無聖人也外令守臣

沮臣獻䟽至使八月十三日違格處改送監司之關

並臣䟽滯于公州十餘日然後達于臣家臣以二十

八日即改付送而又滯于公州十餘日不達于監司

而還棄于臣家臣之所陳俱係 宗社大計則臣雖
朝辭而夕替豈容一武夫壅隔乎盖以瑑與成龍為
同鄉而元祥則成龍姻家故私怒特甚至於挍奴奉
疏者無罪受杖使千百涉 聖文字委辱於鞭笞之
庭緣臣固滯仰貽 國羞之罪至此尤重臣不勝仰
屋窃嘆也守慎山海謂臣可誘諷臣容默而不可則
陰令其徒内沮外格無不為已其為身計則得矣
殿下國勢之危特至如何乎奚自臣疏之滯秋霖害
穀天日常陰流聞各道民生之困日甚一日弭盗賑
荒之策絶不聞有可慰人望者而上下恬謐有若太

平調度臣竊憫焉　聖主若用臣言之八九而天不
開霽日星無光則臣請延頸待　誅以謝妄言之罪
也當此板蕩之秋僚友爲輕而　社稷爲重故捨軀
命而悉言曲折惟　明主熟察焉　九月十三日午
時臣憲頓首四拜此則四見阻却將欲五次封章而未果者也

請絶倭使第一疏　見抗義新編

第二疏　見抗義新編

己丑疏

臣伏聞孔子係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五子
之歌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盖以天下國家危亡之

患常起於所忽之地故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如臨深履薄常懼匹夫匹婦之不獲自盡而民主罔與成厥功旁求常德輔弼日戒無怠無荒是以民懷有仁而歷年久長焚書坑儒而忽乎民心之大可畏則驪山之徭不息而大澤之卒入據秦關懲前毖後而察乎民情之極怨惡則涇原飢卒謂潑朱泚之亂奉天罪己之詔一罷間架等苛法而四方民心莫不大悅秦倚斯高以為忠唐用陸贄以旋乾興亡治亂之機灼灼乎易見明智不畏乎方張之敵國而深畏乎未見其隙之民心歷代必亡之君則已彰而不戒前戒後

覆莫之知悔嗚呼我 王奈何不監上帝樹立之意
先王簡畀之重决不可止此而但已也臣伏念朝
紳視臣言如虎必欲殺之而乃已臣雖無狀亦有血
氣豈不知巽言保身之為義乎秉彝之天偏感於蜂
蟻豈不知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乎只為憂國一念
炳然於溝壑逢 聖主以蹈危亡之域臣所不忍也
竊聞近日天灾時變有前古所無者雖三尺童子亦
知有不測之禍禍根所在固已釀成之久矣惟處置
徙民一事太迫而無漸如恨召禍之不亟不惟當徙
者無倚住以逃且死而保授鄰族亦將接踵而走避

則雖以商鞅密法恐不能收拾於旣散之後而倘有
一夫乘民怨倡亂則現行旁午之賊嘯聚響應無遠
近不亂南倭北狄又若乘釁則土崩瓦解勢在頃刻
未知有司驅何民以禦賊轉何粟以餉軍乎山鳴河
赤地已告凶虹貫星孛天無遺灾盜賊癘疫人多餘
害以至門閉鬼哭地震水沸之怪有耳所不忍聞者
執古准今仰天察人將必有莫大之患而老幼無遺
類言之痛心欲哭而靡從臣乃出萬死之力僭爲
聖主計遠略言措置之方庶幾爲收拾安集之術而
上聖之是聽焉夫養民以守國譬如置器以儲物置

器于危地則器破而物散驅民于死地則民亡而國隨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聖主既以北塞為重臣請先言其極苦難支之狀也吁一海之内莫非王土撫養有方則何地不可居乎彼必逃散者非但為南北之義也王化夐遠武人肆暴誅求色目有難槩言只擧甚者言之衙日徵闕有三籍烟家也還上也山行也一人之名分載三籍分授三軍官各處點名僅應一名則必有二闕而貂皮細布必責於是大小官僚方丈之饌又不如意則輒有嚴刑重罰以隨之土兵客戶庵丁宰夫初貸官粟以辦焉繼賣田廬

以備之終奪族牛而猶不可支則西奔南逭自有所難過者今雖刷還而田廬悉為他人所有嚴刑酷罰比舊增加笞杖之大幾於管竹而吏民無完肌些少倉粟盡胡并賴優于主戶則客戶多餓死優于客戶則主戶便飢納糴無由官秉空籍無以継賑草實艱食之狀遥騃聽聞遷徙之初皆懷必死之志則強驅赤子無罪者俾就必死之地決非 上聖之所忍為也（臣聞丞非子孫壯徒者無物可食展轉于中野取食草木實相與枕籍而死云今之御史果能如范希文之取進烏昧草者乎）非徒有所不能忍而已五伯之強且不能力制邦民秦皇乃欲強制而卒為民所乘覆轍昭

昭民豈可畏臣恐此民之日捷而難遷也假使有司奉法民果趨令而至非子孫二百餘口之遷者今不滿十數云則今所以制民之產者不能使人人生息而反促於凋耗之地故也倘令三分徙一先其健兒之戶而留其二分俾各收貢以扶先徙之戶而俟彼有墾田隨後漸徙則居者遷者庶幾兩全矣以刃與政殺人則同 殿下昔聞斯民盡喪則宜必感然內傷矣爲民父母何忍不先乎制民之產而徒汲汲於遷徙之令哉今所以制民之產者無他惟籍現刷各道當徙之民或許羸弱之因居南土而依其所願歲

納貢木官收驛運分給土兵男女力可耕耘者人各一匹使之墾養屯田則土兵男女寒或有衣飢或賣食不至潛丐糟糠於胡地以漏國計而畜畓所收漸積新戶之養然後因令各鎮歲具墾田幾結可容新戶幾家即使戶兵部同議就此現刷之籍先擇多丁之族稍稍入送問置文官府判如 祖宗朝十分撫養京畿等三道徙民今已就道臣言雖若迂闊王非子孫中誤被錄遷者中道 命放大旱之極即日天雨今徙三千口及下三道徙民中若許三分徙一或令擇還矇昧者則即日可召和氣矣除三籍徵闕之瘼挾貂布卿相之門者指為阿大夫復答杖校正之規殘一人性命者論以來俊臣非討虜犒

軍則不使殺牛稍取羸餘數客戶以農器使新舊之
民有牛可耕有鎡器可用無不自力於畎畝以贍公
私之用則糴倉粟爲資者不至逋欠而塞下荒田無
不爲樂土矣如此然後時以暇日敎演戰法先之以
孝弟忠信射御最善者有賞謀猷出衆者蒙擢人知
親上死長之爲義則制挺撻虜者必出於土兵從民
而南土精兵不必勞於歲選矣嗚呼北道凋耗固爲
可憂而南道空虛實國大病求此民假散之故弊瘼
非一而撮其大者言之力役之繁興也貢賦之苛急
也刑獄之煩冤也玆三事之積怨于民固非一日而

枝葉凋瘁根本將蹶然則有同萃于 聖躬天之示
警物之興妖莫非前代季世之變異軍民消耗又且
同極則國步之蹶殆將岌岌冀今日之亟改吁亦已
晩矣古之仁君抑多轉災以爲祥者桑穀之一暮大
拱飛雉之升鼎而雊若在今日則人必以爲天地間
大變莫敢如何矣殷之二君用伊陟祖己之言反己
修政施實德于民則配天其澤者六百餘祀厲王之
烈雲漢爲災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而宣王修德行政
任賢去姦則八百蒼籙傳祚無窮若謂 明主今不
可以自振則是誠賊君之甚者而非知 上聖轉移

之機者也臣請力舉三弊之極以達民窮之狀而終陳自振之策可乎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賢者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餓莩用其三而父子離能知此義以貽子謀者趙有簡子能用尹鐸不賦繭絲而只務保障卒以晉陽克滅智伯厥今 聖主之所倚以為晉陽者何地所倚以為尹鐸者何人嗚呼燕山貢案之定不出於經綸之手而成於無遠識之人一委胥吏俾自為營利之計鉅府小邑頒物不均細分色目繁若牛毛一小物之陪京人情作紙費且倍簁三名日方物之價濫觴尤極一

皮之價或過一同其餘細物俱辦于八結則杼柚其空而布縷不及于老幼之寒者地部憂國用之乏文移峻急必令從實而各邑吏胥望風恇㤼雖歉歲瘠土禾稼卒痒之地而一切以下下命之災傷敬差之行但使損下益上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箕頭歛急稱貸不足而粟米不及于老幼之飢者軍丁之後其苦多端而鄰族之侵逐歲轉加加之以數易長吏迎送頻繁客馱歲重進上挾賂臣伏聞進上卜馱若是進獻之數則驛馬無不疲傷而私門苞苴三倍於本數故民役尤苦昔有濟州　進上到龍安龍安縣監金千鎰俾出物目以計之進獻者不過三分之一千鎰只輸進上而不輸苞苴之物龍安民役頓覺輕均若使千鎰數葦布

于進上往來處則邑道可絶而民後小歇矣郵馬民牛日以傷斃結負之徭隨月增添者又為公族宮室之村專辦於斯民築城僧軍之價又責于窮閻卿相廬第之修又賴于此輩今民力役之繁視古民如何古之為民者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之為民者役于私門歲以無筭役于絶塞動費㭬勞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況於刑獄之間骫法徇貨惟埶惟反者不可勝言革良為賤奪人為奴貪夫嚇世亂民縱橫殘人丘墓墟人室廬無辜籲天水旱為灾者已不啻楚獄之煩冤而 聖心之所大痛者也曰自前秋刷北人有令犴獄既盈併傍

屋為圂土係累之患不止及於良民而搢紳子弟亦不免箠楚之一傭過接舉族籍址一骨肉難絶害及于數十鄰黨古人有言曰一人在獄萬室廢業又曰囹圄之苦度夜如年今使寡罪無辜之民入獄經冬而春尚未解萬物各有生意而此輩則皆有死心或有一座首死于獄獄而其族有達官者送衣欲殯則守令謂報繡衣乃發文移往來覆稟經月或有一兒死于湖獄而無衣可庇又未敢出瘞露置衆囚中經旬云蒼蒼黎民孰非 殿下之赤子而含怒吞冤怨極于天 嗚呼文王之政見枯骨輒埋今之大臣變生民為枯骨者不知其數是可謂擴充仁術乎古

有一賢守之言曰豈有禁人在獄而能自安乎爲就獄門辨決焉今逢 聖主懋有好生之德而有司急之以叩元元之閼一何違戾乎古之賢守耶是以稍涉徙民之鄰者咸懼逮捕無里不空出計敗屋幾至十四點閱流亡動以萬數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甚於洪水之災孝汀之葦武衛之使亦有耳目昭昭歷見果可謂我國之強乎嗚呼李山甫權徵俱有商緩處措之啓是豈欺 殿下而要譽於斯民者乎兩司之言亦是一國公言而彥信徒執偏見必使無麪餺飥至使萬姓俱死何術撫定用延續其命乎 臣伏念 先王金

石之典昭在王府綱常倫則截然有定就論貴賤之分尢不可以交乱故庶人或奸士族之女則律許斷異世守不墜者其不在茲乎臣聞義邑有一鄉所發一姦吏從于北道姦吏慫之陰問鄉所處女之名歲容貌身長入訴于北道曰有妻某女置而不隨請於本道移文取来本道不察督送鄉所之女而他鄉所牽連之獄二歲不决云天下之姦豈有大於此吏者乎王非子孫之遷或有一女而二夫俱從者肆於各邑奸獄之中當從男女互生奸計棄其正配之貧者各求新匹之富者誤認為夫誤認為妻者不可勝言男女此離之患已矣不論綱常之道多變為禽獸夷狄而驅之北道果可得力而守國乎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措手足非虛言也程子傳易

損之彖辭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宫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

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
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
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殿下試以三代王
制細較今日之事出於天理者幾何出於人欲者幾
何燕山朝加定物膳最爲八道民生流散之本而孫舜孝獻論京營魚雉非祖宗盛世之所設也梁庖肥肉近不信斯民之積爲餓莩則率獸食人之戒孟訓昭垂是以朱子論經筵所講曰梁惠王一篇最切於時務蓋欲 時君擴充其不忍人之心以行不忍人之政也惟 聖主取覽兼使文子之知戒也惟
思凡百抗揑之狀莫不由於奢侈之極以病斯民則
社稷所賴當無愛於髮膚況此八珍數外剝民之
物不至髮膚之重者乎昔者大禹下車泣辜宋仁宗

不食燒羊　弘治皇帝命減鷄羊之殺

弘治辛酉太子少傅劉大夏以應天鳳陽淮陽蘇松等處民飢盜起因奏曰光祿日辦卓面不勝查筭日殺牲口無慮數百旣已損民之財尤虧愛物之仁疏上孝宗惻然下令裁減官民乃蘇其後光祿卿艾璞曰東山（大夏之號）此奏減省光祿銀錢無名供饋者八十餘萬古稱仁人之言其利博此之謂歟蓋欲子惠困窮當如孝宗之實降膏澤然後民始得所矣我聖主素有仁心而民不蒙其澤者爲此八珎餘數當減而不減也令玆效之則事半而功倍矣雖然大夏爲此奏省官府無名供饋近幸滋不悅激怒于　正德皇帝將及大禍太監寗瑾素重大夏爲人叩首諫曰此先帝意非大夏建白遂免逆瑾用事致大夏謫戍瑾之誅也大夏乃還嗚呼治亂相仍隱禍無窮此臣師李珥之請祛弊瘼獨得厚謗至於多欲殺之而賢人君子之不肯盡言也若使　正德能述　弘治之政一如文繼而武述則大夏豈至於遠謫乎臣所切願　文子之有覺於孟子者此也

今往何監非是恫瘝乃身開釋非辜者乎

非是儉奉清源以正百官者乎非是疾於敬德以誠小民者乎萬民諴和而天命自此延長矣召公之誥於成王夫豈無是理而言之乎所貴乎人主之講學者爲其克己復禮現有實功使其日用云爲莫不復於天理之正而同胞吾與皆得其所而已在易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程傳曰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註曰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塡壑在人損益之大者未有過於斯二者惟　殿下風飛雷厲無自退托摧山塡壑大段用力沉潛剛克師洪範之戒斅求

哲人法成湯之訓則平康正直世遵皇極周道當前坦然由之矣邯鄲却步何必追恨手筆使許國有詩箴規曰願言彈學問輔弼任貞良許老 殿下之大友也嗣服之初首陳斯戒二紀于玆學問宜進而輔弼之臣前任貞良後有憸倿二百年 宗社殆將岌岌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若有亂聞及于大邦 殿下其何以自解於許老哉且今 皇朝終始用許而殿下不用許老之次豈非可耻之甚乎臣於前治後亂之說尤有所感自古英君初政清明及其少康而懈意必生故周宣王不能安集於末年而鴻鴈之詩作唐太宗自負貞觀之治而十漸之疏進殿下輔翼之臣先忠後邪故殿下及民之政先治後乱此不待智者而

見之也雖市里兒童窮巷婦女莫不致詩於
之志始銳終怠匪風下泉之嘆無地不發而東人殿下得
志之輩無文無武咸謂近日之政清而民安至於一
國窮民咸被其毒者莫不延譽其賢惟依阿是論而
巧攻善類者無不日日趨陞殿下嘗讀大學衍義
其不思真西山之言乎陳蕃李膺之徒天下稱其賢
而中常侍目之曰鉤黨褒度之為人天下仰其勳德
而八關十六子輩毀之百端此所謂善者好之而不
善者惡之也然好者雖多其言不必上達惡者雖小
其論常譁於人主之前所以誣善之言易行而忠邪
每至於易位也明目達聰使天下公論上聞而姦
不得以壅蔽則是非好惡之實庶乎其不謬矣此正
今日藥石之言也願殿下
深省而兼令文子常誦焉嗚呼人有赤子將陷於
水火之中則為其考翼者須狂奔盡氣不計濡首焦
髮之勞急往救之然後可及拯援以保如線之命矣
其可徐行緩步從容以濟事乎就論今日民生困極

而國步斯頻之狀正如百萬億蒼生方在漏舡之中中流遇風失其維楫四顧茫然渺無津涯者奐得副手梢工則猶望其衣袽有戒出乎洪濤而招招舟子類非我君之友則指險為夷謂危為安檣傾楫摧恬不動念罔上遂下坐致胥溺而已恭惟　聖主聰明冠古博考經史其於興亡治亂之機必已昭見其源而慮之熟矣當此危急之秋豈宜專委乎泄沓之徒以誤　祖宗重器乎昔在　明廟之世元衡李樑盡去忠賢濁亂朝政　宗社幾乎岌嶪而　明廟灼見姦狀則雖在元舅戚里之親而去之不疑以安　宗

祊窃計 明廟春秋纔過三十而克己忘私同符漢
昭豈意我 聖主已過 明廟逐摽之歲而猶被紹
述摽衡者所錮蔽使其植黨舞姦而不早覺悟乎貴
榮前有銅臭之劾後有妨賢之言為公論所不與則
乃托末契於帷讓之黨以為執政席寵之計至為姜
緒所鄙焉柳㙉薦將專尚賄賂而沈巖覆衆賞罰惟
視聲勢而禮元召冠提調藥房恝視 君父之疾 臣按
春秋楚世子商臣不嘗君父之藥而直以弑君書之
知此然後為人臣子者知有所用心凡君父之疾雖
小恙宜奔走遑遑 罔不俟駕而丁亥季冬之初吉因
政院請引見朝紳 啓辭 荅曰冬初得疾喘晝夜
甚苦聞風聞聲亦驚急云則為提調者所當奔詣
闕下先以君父有疾藥房不知再三待罪然後乃請

入詒議藥而付之相忘之域過三日 命進藥後乃始緩緩來啓其謂抰也知君臣大義乎臣故以為危
而不持顚而不扶者也 奉使 中朝大辱 君父之命其入山海關之
日見奪軍器於兵部主事甚為華人所輕侮至僇俞沿會與經給之事至曰朝鮮何以此等人充使上
國乎辱國辱 命誰執其咎肆其姦人常以內禁衛目之不曰有一善狀而阿附權臣馹至台位妄使專
對至於貽耻 上國將亡則 任非其人竊惧華人之有是語也 斯其受爵不讓至
于亡國敗家然後乃已者也而俾據具瞻之地必使
妨賢而病民殊非遠臣之所解也至若彥信素無知
識驟躋極秩及其 恩寵無前志滿氣得專以受貨
封己為務視其賂多少為邊將差除凡大小鎮將各有定價武弁纔
出身者公然向人揚言我有良田土壯奴駿馬待此向洛則宣傳官守門將可得也是乃元衡擅權時言

而又發於彦信之時貪鄙無狀爲如何哉縱妻遊衍市婦咸趨之去夏旱荒之灾乃是自 上憂遑避殿減膳之日而縱厥妻出遊船上及其宴罷入城之時市中富商大賈之妻盛備酒肉出迎作隊羅列於馬首安有宰相乃与商賈通家如骨肉親戚者乎觀其內行既極鄙陋觀其外政又極縱恣竭南官以運兵粮則不餉其師之飢而私與姦凶者無數竭內帑以輸貨布則不易胡人之首而中間消沒者無量精兵戍還者皆言士兵飢寒者實未敎全受內賜而許籌應灑則庫有餘米無慮百石且其內降貨布隱然消融者幾至七同至於精兵之選雖強有力者有貨則托以身殘而退送道路籍籍欲食祈父之肉此豈盡爲虛傳乎軍中賞罰一以勢利而不稱于功罪禹瑞不聽李濟臣之言輕戰喪師而匿其陷沒之數則宜誅而不誅禮元前有

僨師之罪北地以空而後有殺降之惡則宜斬而不斬郭子儀不必築長城禦胡一破吐蕃則繼之以和好盖以兵者凶器不可長用故成廟亦斬許混以和備浦之戎防垣之戰既褫泥湯之魄栗胡之降若許撫納不使邊將邀功於焚蕩則虜亦人也豈不知聖主保全南北生靈之心乃欲求媚於時譽大謬刑賞歲縱深入徒殺老幼之無罪者以挑強胡之慾孰謂彦信有將略乎申砬雖有小過於專殺其忘身赴敵之功則宜可謂漢之飛將而偏主邪論不惟久巖彦超而或欲致道濟之死其他將校功勞不為別白至如李見龍有功在北而拜他見龍以宣　傳至有馘殺吾民以得功者將士解體是誰之愆鹿屯屯田背水為農公議大以為不可而力排羣言大殺南關之民

又壞 祖宗朝良法不使文官閫牧北民專縱武人肆暴大傷民夷之心臣聞羊祜緩帶而吳兵不敢渡江仲淹儒將而西夏不得憑陵曰自先朝閫置文士以爲府判其意深遠而彥信乃使武將專事剝割俾無所忌憚無謀之將其何以濟事乎徒欲歲歲輸南粟歲動南兵以竭內地之力又使歲役南僧虐築長城而寺刹多空半附賊倘今方無食可活按守俱憂而強欲徙民以添玉非孫之骨其不度事理不恤人言之惡必至喪師覆衆然後已矣況其心術回邪罔有紀極鄭澈受 賜驄馬乃一國名馬也彥信陰謀奪進而反謂鄭澈貢馬于光牧澈雖清貧山野之中亦感 聖恩豈至貢 君賜以長

尺寸者哉是與指鹿爲馬之姦前後一手而其修階除路之事則專效林甫之謀固權寵以太平誤主之術噫此數人者若有積憤深怒於國家而謀猷不遠處事疎謬必欲顚覆神器乃已 臣愚未知 殿下所取於數臣者何事乎至如卓然贓汚言之醜也曾爲刑判賄賂公行大辟獷賊無故放釋生殺人命出入人罪惟以包貸多少而司圃下人以本署吏張請托之事列錄賂物潜援卓然家手持小錄招司圃下人進前曰此事若成汝等蒙利不小今此小錄何如是草草耶司圃人退而添進尹乃安然受之爲此不足更以一紙飛書遍乞昏需于各道列邑渠方爲備邊司堂上故州縣承風舡載馬輸前

後相望如此鄙夫咼有深謀以制敵論勝乎雖然卓然只一竪子耳有何氣焰威勢乎身居六卿職叨備邉者與誠中結婚山海爲心朋締結交固聲勢相倚故都中人莫不嗤鄙而迄不一徵於 清聞以至于今臣實未知 殿下朝廷果有言官乎欲使鄭琢言之則詭經誣聖之姦久有識者之嘆今其垂老肯欲一忤權門乎欲使彥智言之則彥智姦人之尤者而彥信之兄也欲使克禮兄弟言之則克禮等乃與彥信輩異姓而爲兄弟者也欲使胤福仁後言之則胤福私於應溉仁後私於貴榮豈能如脫脫之仗義劾

親者乎欲使國老李訒言之則二人都是鄙夫之患失者也况若包藏禍心之應南徘佪顧望之成龍乎生所為一務妨賢而不聞有悔悟痛惜之端豈肯為

殿下盡言者哉是以堂下庶僚惟附斯人然後得為侍從武人南班之見棄者惟附是議然後得陞外職揣摩可言之士一一遠斥惟取何執中李可之流布置要津迭肆姦欺不論當道豺狼而只駁小縣末官不稟邦國危亡之狀而只謀其徒窩穴之安其中號為清議者只論小蠹而大盜則不敢指論 殿下其視大臣言責之列孰為朱雲攀檻極言者乎孰為

秀夫托孫受遺者乎嗚呼 殿下欲以孝理一國而誠孝感神者不能出以範俗 殿下常欲激濁揚清而氷玉其操者常居闒茸之後 殿下欲得通經達理者以資啓沃而守靜愽雅之士常被小廉曲謹之所欺 殿下欲得力行教化者以備師師而老老長長之人常屈於簿書期會之俗吏 殿下欲得猛士謀臣以守四方而超距陷陣之徒常為儇郎寠人之所賣 殿下其視今日威權在于君父乎在于當路乎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魏奐何以失國乎綿綿不斷蔓則難圖 殿下盍嘗觀於晉惇

公之傳而揔攬威權乎晉大夫迎立悼公公曰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焉用君諸大夫聽命而後悼公乃立君子論之曰所謂君者固當出令者也擅賞罰能利害舉一國之政悉宰制於其手若是始謂之君不然則失其所以為君矣 殿下其以山海之聳跪曲拳為致恭於 殿下乎其以備望受黜為歸政於 殿下乎臣則以為未也古人有言曰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元衡為相堂叅之弊毒及萬姓誅求之患閭里為墟朴淳為相一去堂叅之弊而吏民稍安欠絶誅求之患而公議稍行至於鄭澈執論

尤欲為國活民慷慨直言而百僚嚴憚若使其徒展布四體則庶幾弊端一祛而朝野清寧矣至於金柳為相黷貨無厭百僚師師各肆元衡之慾堂叅之弊漸剥吏民誅求之患刻削軍卒至於京外吏胥割取膏液大傷邦本之姦則莫有釐正之計者論者言之曰昔有一元衡貪縱無忌任用凶虐內致巨叱正之亂外召乙卯倭變今有百元衡各肆誅求其輿馬宮室子妾百年之計無不日剥于軍民召敵讐不怠者未有甚於此時將有劇盜內煽而外侮難禦臣竊聞損付停人之還沙火同謂緣邊將賂于權相底鮐魚冏借事出適樂島云 殿下何不察於通言乎南北生靈之

若舉此可知未由一闢於請听必是天借便風由燕以送而 殿下得聞也今不為請源正本之計而徒切切於削內禦外臣恐貽聘難支者皆欲趁胡走越擧蔚沙火同之心也今果有圖海之賊無地不發而頻禁殺人是其魁帥必有深計不止如巨叱正之戕害平民者也西諜南俘各有警報西民盡為癘鬼埶固岌岌而然猶有大國之援可恃故事矣臣謹按前朝忠烈王十六年春乃顏餘偒哈丹來侵東鄙陷和登州十七年正月踰鐵嶺陷揚根攻雉岳山城為進士元冲甲判官崔愼所挫世子在元請帝請討哈丹帝命薛闍于等率步騎萬三千來討夏五月與我軍合擊于燕歧大破之時二軍夜半發木州黎明至燕歧正左山下薄賊陣圍之二賊大驚欲登山負險而戰我二軍步卒在前騎兵逐後賊腹背受制皆棄馬隱於林木間我軍畏懼不敢近右軍萬戶金忻叱且令曰敢後者斬於是步卒五百爭登殊死戰賊奔潰追至公州河伏屍三十里賊精騎

千餘渡河而遁臣伏計建州諸衛近於遼東若其地
諸胡有變切須豫咨于摠兵官或因使行奏請于
皇上令李成樑聞此賊南寇則提其精兵以
擣其巢穴云則賊雖渡江必不敢深入矣　南維極
疲城堞徒壯而挽弓却敵之士實無親上死長之可
恃者則孰有金慶孫朴犀飛砲瀉鐵以燒其雲梯者
乎
臣謹按高麗高宗十八年八月蒙古兵陷鐵州郎
將文大判官李希績死之九月又攻龜州不克時
兵馬使朴犀及朔州分道將軍金仲溫靜州分道將
軍金慶孫會龜州蒙兵大至慶孫率敢死士十二出
城進戰手射先鋒黑旗一騎敢死士因奮擊却之後
復來圍車積草木輾而進攻慶孫以砲車鎔鐵液以
瀉之燒其積草蒙人更創樓車及木床裹以牛革中
藏兵薄城底以穿地道犀穴城注鐵液以燒樓車爇
朽茨以焚木床錯愕而散又以大砲車十五攻城南
甚急犀亦築臺城上發砲車飛石却之慶孫據胡床
督戰有砲過慶孫頂擊在後衛卒身首虀碎左右請
移床慶孫曰不可我動則人心動神色自若竟不移

圍城三日百計攻之犀与慶孫隨機設備應變如神
蒙人曰此城以小敵大天所佑非人力也○冬蒙兵
敗安北城屠平州遣御史閔曦犒師結和○蒙兵復
以大砲車攻龜州朴犀亦發砲車飛石擊殺無筭蒙
兵退遁樹柵以守蒙兵又造雲梯將攻城犀以大于
浦鈇㓦大迎擊之無不破碎梯不得近有一蒙將至
城下環視城池器械歎曰吾自結髮從軍歷視天下
城池攻戰未嘗見被攻如此而終不肯降者城中諸
將他日必皆為將相矣臣伏聞日本諸島中皆造雲
梯之說非啻一歲所傳也其意必欲突擊我城之無
備者也伏乞早下朴金二將守龜
城之規于諸將使其豫習而防之也下焉則丘民未
蒙膏澤上焉則朝士鮮識道理此日陰雨之備雖或
復淳召澈旁求成德之彥吁亦已晚矣山海為相不
念國事之重只懷汲引之私乃以媢賢敗事之人先
于憂國之老軍國重事一係兩銓乃以蠹國之姦分

處其地以擯公心之人只如錢穀之守與以私人館閣之選常付憸佞言責侍從之列非其腹心鷹犬則百計陰斥使卓犖方正之士一不得近於王所至於館學邪論之首無不顯賞以誤士風至於弟子叛其師兄圖其弟弟攻其兄處以善地使干城股肱之擇一由己意鉗制一國之士俾不敢有歐陳之疏作於危朝臣伏聞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權臣當國排擯異己者則國士之列言者獲罪聖人亦有危行言遜之戒則有識之士亦必高擧遠引矣時君世主烏從而聞其亂哉幸有狂狷之士悼國將亾出而言事及治巨惡者有之宋之六賊秉權召寇致有汴京之亂若無陳東歐陽澈之疏則將何以快神人之憤而振義士之氣乎在我先王朝安老雖已伏誅餘黨或為大憝銓判前正尹剛元時以南學

生徒倡蹶抗言而中廟聽之即黜二人其一成倫也在今韋布之列豈無尹劉亢一人只為山海兇焰若火燎原不可嚮邇觸焦批碎滋有深於六賊安老者試觀何洛申璞之終身坐罪千鎰惟咸之俱見棄廢則善類括囊實非國家之福朱子言于孝宗曰陛下尊居宸極威福自己何必崇長此輩使其據勢弄權乎洪範傳曰臣有作福作威而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箕子朱子之言乃是萬古人君之龜鑑也惟 聖明留意焉其於進退人物一從應南指嗾不敢顯言排之而常效秦檜陰賊之術臣謹按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蔡氏註曰九人之行有九德總言其人之有德當言其人之行某事某事為可驗也嗚呼人君急先之務在乎知人安民而知人之道非可以泛言苟譽乎可察也必須明白敷陳而彰厥有常然後日宣三德者得以浚明有家日嚴敬六德者得以亮采有邦矣今時之士但尚虛名若三語掾舊習雖其行檢無一可稱者苟附已論則曲引旁援惟恐人主之昭鑒其惡厲雖其才知現有民庸者不附於已則陰擠密排

惟恐人主之炯察其長處此蔽美揜惡所以發嘆於靈均而悼楚國之將亡者也若於甄別之際痛絕是習則讒說庶不殄行而東民或望其少蘇矣吁山海之心于何所臻必以

殿下爲可陷可罔也山海之年已過五十而擧枉錯

直大罪已著大學流放之擧非此人伊誰乎其以西

道蠲豁一啓謂可爲救時之相則非知時務之急者

也厥今國家大病出於心腹而及於四支元氣萎薾

而續息奄奄必得俞扁妙手或投湔腸滌胃之劑或

焫丹田氣海之穴幸其二豎子不入於膏肓而治之

則腹心運氣及於手足而猶望其幸生矣若惧苦藥

之瞑眩或惧鍼焫之刺疼諱其大疾以忌良醫而惟

付庸醫謂此溫平可口一二劑可已此疾則腹心痼疾展轉危急矣何能及拔手足之痿痺乎厥今民窮財盡下潰上顚之狀肇自京師以及于八道其不能制節謹度以致賦役繁重而姦弊日生元元怨苦無不離心者實是國家大病也成龍應南才非經世識非遠猷而互張虐譽陰主邪議娟賢嫉善以助金柳之引惡植黨固權以致 明主之孤立而澤不下究此實膏肓之竪子也爲今之計須使 聖主悼亡惕亂任賢黜後凜凜如光武之僅渡滹沱而甘豆粥麥飯欽欽若德宗之在于奉天而罷瓊林大盈庫聚蓄

羹謂帝堯可法二簋盖用享體損卦禴祭師文王惟正之供羅晩唐剜心之獻君臣相誓痛革弊規自內及外同祛大瘼則八道蒙澤之民豈勝幸甚將見一紙纔下羣盜亦息矣而山海到老不一言之及升台鼎無以塞責乃爲關西海西畧暫紓救之言而不先事根本之論如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以臣愚計之未見其得策也 殿下若謂山海久在政曹少無過失則臣請以一言明之夫政曹之所當先明者賞善罰惡一事也魯哀公之頹靡不振久矣而孔子之歿猶致尼父之誄漢後主之懦弱無立素矣而諸葛

之亡猶贈忠武之謚其所以崇德勵賢維持數十年
者不可謂失地之君而少之也 殿下之於李珥猶
先主之於諸葛也諸葛不死則魏不窺漢李珥而在
則 聖德高明民必蒙澤而大亂不兆矣由失此人
故股肱無力而賢智遁藏大陽無光而魑魅肆姦山
海阿於時論不念舊德不欲以一字之褒及於墓道
其他 先朝勠力之賢 聖代勵翼之士多有忠慮
者入地已久而迄無代名之恩及于泉壤至於嫉賢
病國之人而老死牖下者亦循曰荒曰嫪以勵具臣
然後人有所勸懲興起之方而山海尸位許久一不

言及是欲置 殿下於魯君漢主之後也臣伏念昔人有言曰治天下有道信賞必罰斷而已生者之賞罰猶不可不斷況於死者生為股肱膂翼我躬死而報施其可不亟乎若曰此事必待公論之定而俟子弟之請諡然後為之則公論須自我發而為公論於不与者其可以揆乎不待引進邪黨以為應南之地而素餐之罪昭昭已著況其葛嶺起第未必為伯夷之所築而先負後贖大有物議徒抱患失之心而贈於大慮誤 殿下家事者必此人所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孔子係之曰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自古負乘之輩而過借權寵則必有不測之禍起於肘腋而大命隨之臣恐

不皐伉冑於淮濵則無以解内賊外虜之亂不及林
甫秦檜之生而削其官爵則無以慰賢人君子之心
而伏節死義之士未有為國致力豪矣不黜延齡姦
邪則爭利之臣日進而民生倒懸不可永解矣臣伏
願 殿下近法 明考遠效晉公亟出大命收召忠
賢而壅蔽之姦次第去之以活窮民則天生人才自
足為一代之用必有赤心奉公者出於朝列以定
王國以禦外侮而不但如李鄭之徇私寡謀以覆公
餗矣雖然取人以身中庸有訓表正影直傳有明戒
殿下常尊孔子而百世敬仰盍嘗思夫論語季氏篇

一節乎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祗以異朱子註之曰蓋以人之所稱在於德而不在於他也臣顧兼誦大學之註曰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以多藏者厚亡而歷代亡國之墟不見有潤屋之形惟是明德之馨則百世流芳而不已臣伏願 聖主戒於景公賤貨貴德愼終于始 内篤父子之親外明君臣之義恪謹侯度一遵 王制而諸 王子宗室亦且昭示臣言明知伯夷之爲百世所師者不在宮室之崇田

豎之廣而實由敦孝讓之風以致之復以親賢就師爲急先之務必得東平爲善之樂長廉遠利大樹風聲而竹苞松茂之宮則比有熊羆之夢捐出厚俸之餘逐歲漸築亦足爲禮而不復竭盡黔首之力早辨渠渠之屋使此窮困之民專力於兵農之務俾執干戈以衛 社稷則凡百具僚亦且觀感而知止節貪矣抑臣之冐進瞽說今已四年於此矣而有司姑之未蒙有一現採者知臣者以臣爲愚不知臣者以臣爲無恥至有借手聽囑之譏出於子蘭之口若許一進于 殿階之間令與諸大臣面數則姦狀慝態自

爾呈露矣跡遠賤微未敢固請惟以臣言之獨而謂
非天下公論則抑惧 殿下之亦未深思也自古安
社稷之臣非必盡爲平勃也田千秋一言寤主是則
高寢郎也蘇安恒再疏逐唐是則冀州民也臣雖不
才昔備郎僚之末異於冀州民也又爲 宗廟令無
異乎高寢郎也巨姦盤據煽亂誤國之禍又有甚於
巫蠱武氏之禍者臣之賢師既非安石而臣之 聖
主又非狂楚則舌本未乾猶在可言之數 天日尚
明猶有可轉之機今春灊巘之命無至因絶若與萬
姓同填於亂離之壑則亦未知將焉爰止于誰之屋

而九齡之言或悔於不用也思及性命苟存冀措
宗祊於磐石之地　臣亦欲耕鑿於大平之日以伸烏
鳥私情而不至如江華之負母逃難瀝盡肝血觸冒
權要揣分思義尤覺僭率不任危懼戰慄激切屛營
之至謹奉䟽昧死以　聞　嗚呼臣言見用則朝鮮亨國可与箕邦新羅同其歷年而臣亦可為冀州之安恒矣臣言不採則蕞爾之邦內訌外攻者層現沓至欲為龜玆恐不可得而[illegible]滂之毋臣不可復見矣臣之一行嗚呼悕矣臣謹服禹倬白衣束藁持斧俟死于闕門之外

請絶倭使第三䟽　在謫所時也

辛卯請斬倭使第一䟽

第二䟽　並見抗義新編

壬辰起兵後疏

清州破賊後狀啓　並見抗義新編

重峯先生集卷之五　終